



談藝錄

吳郡徐

禎卿

國子監

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略而言卿雲
江水開雅頌之源丞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覽其
事迹興廢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詩者
所以宣玄鬱之思光神妙之化者也先王協之
於宮徵被之於簫絃奏之於郊社頌之於宗廟
歌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蓋以之可以格天地
感鬼神暢風教通庶情此古詩之大約也漢祚
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孝武樂府

壯麗宏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
懷剗刷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爲雅頌之嗣也
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
里棄妻思婦嘆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謡
發於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
五言而歌詩之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詞質而不
采七情雜遣並自悠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王
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埴箎所以相成其音調也
魏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易解曹
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而特立之功卒亦

未至故時與之闡化矣嗚呼世代推移理有必
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俟君子
取焉

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譬如錢體爲圓鉤形
爲曲箸則尚直屏則成方大匠之家器飾雜出
要其格度不過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鋸以成功
耳至於衆工小技擅巧分門亦自力限有涯不
可疆也姑陳其目第而爲言郊廟之詞莊以嚴
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詞大以離公讌之詞
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已深瑕重索可得而

言宗功盛德易夸而乏雅華疏彩會易淫而去
實于戈車革易勇而亡警靈節韶光易采而成
靡蓋觀於大者神越而心游中無植幹鮮不眩
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欸欸贈言盡平生之
篤好執手送遠慰此戀戀之情曷漸規箴婉而
不直臨喪挽死痛旨深長雜懷因感以詠言覽
古隨方而結論行旅超遙苦辛各異遨遊晤賞
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
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橫也然思或
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脩詞或罅缺而未

博氣或柔穢而未調格或莠亂而未叶咸爲病
焉故知驅縱靡常城門一軌揮斤汚鼻能者得
之若廼訪之於遠不下帶衽索之以近則在千
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

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旣動于中
必形於聲故喜則爲笑啞憂則爲吁歔怒則爲
叱咤然引而成音氣寔爲佐引音成詞文寔與
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
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駉渺必因思以
窮其奧氣有麓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帖

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侈
此詩之流也繇是而觀則知詩者乃精神之浮
英造化之秘思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
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絃或
急張如躍楛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
慷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
發竒而似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易
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乃因言求意其亦庶
乎有得與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

而晉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
故知門戶非定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
行之難也夫既知行之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
哉又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
之查穢耳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聖哲所
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
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非通論也玉
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質開
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若
乃文質雜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

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
悉矣

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荆軻變徵壯士填
目延年婉歌漢武慕嘆凡厥含生情本一貫所
以同憂相瘁同樂相傾者也故詩者風也風之
所至草必偃焉聖人定經列國爲風固有以也
若乃歔歔無涕行路必不爲之興哀想難不膚
聞者必不爲之變色故夫直慙之詞譬之無音
之絃耳何所取聞於人哉至於陳采以眩目裁
虛以蕩心抑又末矣

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
雜而無方行體疏而不滯吟以呻其鬱曲以導
其微引以抽其臆詩以言其情故名因昭象合
是而觀則情之體備矣夫情旣異其形故辭當
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倩眇各以其狀隨規逐
矩圓方巧獲其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圍環之
大畧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
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恒度自
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彊能也
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

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
思之約也頡頏纍貫韻之齊也混純真粹質之
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高才間擬濡筆求工
發旨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戶者也至
於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煮豆之詩成於草卒命
辭慷慨並自竒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
之權例也傳曰疾行無善迹乃藝家之恒論也
昔桓譚學賦於揚雄雄令讀千首賦蓋所以廣
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麤精譬之締綌而
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詩

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
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
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盡臻其與吾
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績滿目並已稱工芙蓉
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惑宜益滋焉夫未覩鈞
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爲
雋故匪師洵難爲語也

夫詞士輕偷詩人忠厚不訪漢魏古意猶存故
蘇子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善之辭
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鶴子恤之辭也

甄后致頌於延年劉妻取譬於唾井縉縉之辭也子建言恩何必衾枕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究其微旨何殊經術作者蹈古轍之嘉粹刊佻靡之非經豈直精詩亦可以養德也鹿鳴頌弁之宴好黍離有推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嘆蟋蟀山樞之感慨栢舟終風之憤懣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鷄鳴之戒惕大東何草不黃之困疵巷伯鶉奔之惡惡網繆車牽之歡慶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

北山陟陟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婉變氣詞哲匠縱橫畢由斯闕也

詩之辭氣雖由政教然支分條布略有徑庭良由人士品殊藝隨遷易故宗工鉅匠辭淳氣平豪賢碩俠辭雄氣武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遺老辭玄氣沈賢良文學辭雅氣俊輔臣弼士辭尊氣嚴闈僮壺女辭弱氣柔媚夫倖士辭靡氣蕩荒才嬌麗辭潘氣傷

七言沿起咸曰栢梁然寔咸扣牛已擊南山之

篇矣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瑀
辭與五言略異要而論之滄浪擅其奇栢梁弘
其質四愁墜其雋燕歌開其靡他或雜見於樂
篇或援格於賦系妍醜之間可以類推矣
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橫格軌各異風雅繁
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
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
有工醜然而並驅者託之軌度也

夫哲匠鴻才固繇內穎中人承學必自述求大
抵詩之妙軌情若重淵奧不可測辭如繁露貫

而不雜氣如良駒馳而不軼由是而求可以冥
會矣

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蓋敘事辭緩則冗不
精翩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
門視孤兒行大緩弱不逮矣

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絕殊如
塘上行云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
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浮萍
篇則曰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
無若故所歡本自倫語然佳不如塘上行

古詩句格自質然大人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
日鼓瑟鏡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
有香草日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絕工美可爲
七言宗也

氣本尚壯亦忌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干
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猶暖暖也思王野田黃
雀行譬如錐出囊中大索露矣

樂府中有妃呼稀伊何耶諸語本自亡義但補
樂中之音亦有疊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鋪糜
共鋪糜之類也

生年不滿百四語西門行亦掇之古人不講重
襲若相援耳覽西門終篇固成自鑠古詩然首
尾語精美可二也

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道深勁絕不若漢鏡歌樂
府詞

樂府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
賦氣韻絕峻下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學曹當
內手耳

韋仲班傳輦四言詩儻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
建來日大難工堪爲則矣白狼蔡本詩三章亦

佳緣不受雅頌困耳

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運終鮮粹才孔融懿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銘箴語耳應場巧思逶迤失之靡靡休瓊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客慷慨有懷西京之餘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鏗非風人度也阮生優緩有餘劉楨錐角重隋割曳綴懸並可稱也曹丕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粟亦有憾焉若夫重熙鴻化蒸育叢材金玉其相綽哉有斐求之斯病殆寡已夫

古詩降魏辭人所遺雖蕭統簡輯過冗而不精劉勰緒論亦略而未備况夫人懷敝帚自過千金灑言懿則遂見委廢至於篇句零落雖深猶幸有存者可足徵也故著此篇以標準的粗方大義誠不越茲後之君子庶可以考已

客論曰傳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蓋傷之也降自桓靈廢而禮樂崩晉宋王而新聲作古風沉滯蓋已甚焉述者上緣聖則下擿儒玄廣教化之源崇文雅之致削浮華之風敦古樸之習誠可尚已恐學士狎耳目之翫譏鎖尾之文故序

而系之俾知所究

談藝錄

君子堂日詢手鏡

有樹曰龍骨其根大者如栝捲幹如臂



發者亦然根至顛頂皆有刺手不可觸人以

之編籬堅過於墉伐枝插地卽活皮色青翠

可愛葉狀如楊梅十月後脫至三月發傷幹及

葉俱有白汁其花黃心紅瓣蒂若幹廣東又

呼爲火殃西陽雜俎中有慎火木亦名護火

多種盆缶中置屋上開紅白花倦遊錄以雜

俎所云者卽龍骨樹又名烽火木斷之有白

汁所見龍骨誠如倦遊錄所言但不言有刺

者以其稱龍骨故略之爾若云其汁着人肌
膚遂成瘡痂則余未之知意者雜俎所載慎
火木或別有種

有一種人名曰山子卽夷獠之屬初爲亂守禦
本州馴象衛鄧指揮者招撫居之各山聽其
樹藝官無所擾今皆安其土矣尚呼鄧氏後
爲主人其俗語音與華不同男婦皆徒跣短
裳婦人以他髮雜已髮盤髻作大堆重可數
斤上覆青布簪大頭銀刺耳至百餘耳綴數
環男子花青布裹頭亦以耕織爲生就川伐

巨木旋爲盆盎鍋蓋鼓鞞之屬入城貿易其
夫妻未嘗同宿但於晴晝牽臂入山擇僻處
蓋一日之樂旣入則於路口插松竹以斷來
者謂之插青見者卽返或誤入則加以刀弩
死且不顧若婚嫁則又可笑有女之家初不
計財惟檳榔數累爲聘結婚時男家有媒氏
至女家立門外不敢輒入伺主人出以期告
主人不諾卽辭去不敢言明日復往伺如初
主人諾則延媒氏入飲及其婿偕媒氏携果
盆往將及女家婿止近舍媒氏及門女躡新

草履負襍挾繖繖上仍繫雙草履隨媒氏往
婿所解履授婿婿穿履引之而去媒與父母
送者畢反不顧有子方偕婿歸寧

土俗婿嫁有期女家於近村倩能歌男婦一二
十人或三四十者至期同男昇轎至衆集女
門女登轎夾而歌之互相應答驩笑而行聲
聞數里望及男家室廬各皆散去男家携酒
肉道餉之此附郭之俗雖衣冠家不廢惟城
中軍衛所居多江浙人故不染此俗若僻遠
村落則新婦徒行歌者如附郭其俗尤不

可觀

每歲元旦或次日里中少年裂布爲帕挾往村
落覓處女少婦相期答歌允者男子以布帕
投女女解所衣汗衫授男子歸謂之拋帛至
十三日男子衣其衫而往父母欣然迎款男
左女右班坐一室各與所期互相答歌隣親
老稚畢集觀之人家多女者各期一男是日
皆至歡歌至十六日乃罷歸歸時女以前帕
巧刺文繡還男子男子亦以汗衫歸之女婦
之父并夫有別往赴期者一州之民皆然

干指之家亦有此淮城中有附郭無此俗
或有故事皆曖昧

余見彼中竹有數十種與吳浙不同
哀竹節疎幹大體厚截之可作汲桶
筍生七八月間味微苦土人跨之余
以爲不逮湖州棲賢猶竹筍與杭之
杜園遠甚惜彼中莫知其味不可與
語釣絲竹亦疎節幹視哀竹差小枝
梢細而長葉繁可織爲噐筍亦可餐
一名蒲竹人取栽爲屋瓦并編屋壁
竄堅美又有笏竹大如釣絲自根至
梢皆密節節有刺長寸許山

野間每數十家成一村共植此竹環之
以爲屏翰則蛇鼠不能入足可爲備
禦計聞搖賊亦皆恃此爲金湯官軍
亦無可柰何後見續竹譜云南人呼
刺爲籜音勒邕州舊以爲城蠻
蠻來侵不能入今鬱林州種此城外
呼爲護城桂海虞衡則書以笏不知
孰是又有班竹甚佳卽吳地稱湘妃
竹者其斑如淚痕杭產者次之土人
栽爲筍甚妙余携數竿回乃陶虛者
故不甚佳吳人甚珍重以之爲扇材
及

文房中秘閣之類文許值錢二三百文山間
野竹種類甚多

余初至橫之郊尚舍許名謝材開掩天譁然頃
之一夫持一獸來獻名竹鼠云極肥美嶺南
所珍其狀絕類松鼠大如兔重可二三斤余
睇視良久叱還而去後至州廨與諸士大夫
談及皆果云此鼠食筍故腴美得之最艱余
以爲簡冊有載竹鼯者卽此杭湖諸山亦或
有之但人未知其美故不取耳

橫人好植蘭至蓄百十餘本者其品不一紫梗

青花者爲上青梗青花次之紫梗紫花又次
之餘不入品大率種時亦自有法將山土水
和勻搏成茶甌大以猛火煨令紅取出錘碎
雜以皮屑納盆缶中二八月間分種時而溉
之則一莖著三十餘花以火煨土者蓋其根
甚甘恐蚯蚓蟻蟻傷之耳花時列數盆室中
芳馥可愛門外數百步皆知其有蘭矣世傳
閩蘭最勝若此橫之蘭品亦未必品下

吳浙間嘗有俗嘖云見事難成則云須鑊對花
開余於橫之馴象衛殷指揮貫家園中見一

樹高可四三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
質理細厚余問之殷云此鍊樹也每遇丁卯
年乃花吾父丁卯生其年花果開移置堂上
置酒歡飲作詩稱慶其花四瓣紫白色如瑞
香瓣較少團一開累月不凋嗅之乃有草氣
余因憶鍊樹花開之說且謂不到此地又焉
知真有是物耶

州治北數里有山名古鉢以形如覆鉢故名上
有一女郎神廟余職歲祀事嘗一至焉其山
視諸山頗秀拔當入嶺處有深澗淙淙不絕

石梁跨之

出嶺有松栢樟榕諸木蒼鬱可

愛路半有屋三楹名半山亭殷指揮貫重建
余爲記于石有半山轉百餘磴有一坡極平
坦復上數十磴有大榕木夾道離立過此卽
絕頂神廟在焉四顧遠近諸山若揖拱不暇
者南望州治大江寶華諸山皆在指顧山後
林木一望無際誠一州之勝也考宋元諸碑
神乃有唐姓陳一婦人嘗縱鯉一日道遇白
衣人告云可速携家避古鉢山上此地明將
爲巨浸矣遷告其夫愴惶挈家方至山半其

地已陷今存龍池塘數十頃卽是後其婦遂
神此山前所謂白衣人蓋所縱之鯉報活已
恩也唐宋及我

皇明皆有夫人之封著在祀典橫人至今不
食鯉云

州城南門外渡江陸行數里有寶華山銳峭秀
拔學宮正南一望屹然對峙術者以爲文筆
峰故科不乏人余屢欲一登終以事阻人云
其中逕路巖洞縈紆幽迥不可名峭壁怪石
竒險峻拔又多可愛中有一寺亦以山名今

已圯廢中殿巋然僅存芻舍存數野衲而已
聞昔嘗居千僧一巨鍋炊可餉數百人者尚
漫沙土中地出兩耳人行其中不礙間嘗有
見浮出溪澗者次日相率往觀居然在焉見
則其歲有兵荒又有神僧騎鹿或虎往來山
間此說近誕姑以紀異

其土多竒花異卉有不可名狀者於牡丹芍藥
則無仕宦携歸雖活不花人呼佛桑爲牡丹
更可笑佛桑有深紅深紫淺紅淡紅數種剪
挿於土卽活茉莉甚廣有以之編籬者四時

常花又有似茉莉而大瓣微尖其香清絕過
於茉莉土人呼爲狗牙余病其卉佳而名不
雅故改爲雪瓣時漸有人以雪瓣呼之矣又
一花名指田五六月開花細而正黃頗類木
犀中多須蕊香亦絕似其葉可染指甲其紅
過於鳳鮮故名甚可愛彼中亦貴之後閱稽
含南方草木狀云胡人自大秦國移植南海
又嘗見山間水邊與叢楚籬落間紅紫黃白
千態萬狀四時不絕余愛甚每見必稅駕延
佇者久之若同吳浙所有者亦爲不少不可

備述矣

果蓏之屬大率不逮吳浙遠甚以余所見惟蓮
房西瓜甘蔗栗四品與吾地彷彿雖有桃李
梅梨數品然皆不候時熟卽入市青硬酸澁
不可噉杏子林禽地素不產土人不之識楊
梅大者如荳如吾地所無者荔枝龍眼蕉實
三品甚佳又有名九層皮者脫至九層方見
肉熟而食之其味類栗又一種名黃皮果狀
如棟子味酸又有餘甘子如小青李味酸澁
餘味甘亦不甚美橄欖烏欖二者甚多俱

野生有力恣意可取市中十錢可得一大擔
土人炒以進飲復有人面果冬桃山栗子木
饅頭山核桃陽桃逃軍糧等野果種類更多
然西瓜雖美四月卽可食至五月已無桃李
枇杷二三月間卽食四月俱已摘盡惟栗與
甘蔗用方久耳

余初到橫入南郭門適成市荷擔貿易百貨塞
途悉皆婦女男子不十一余甚疑焉詢之云
城中居者多戎籍不敢買僕有僕則有差雖
武弁之家例不得免故廝役多用婦女至於

販粥待從亦然大家巨族有至一二十人有
善經紀者值銀二十兩有司民間亦染此俗
誠可鄙也又有鄉村人負柴米入市亦是婦
人尤爲可笑

嶺南好食檳榔橫人尤甚賓至不設茶但呼檳
榔於聘物尤所重士夫生儒衣冠儼然謁見
上官長者亦不輟咀嚼輿臺皂隸囚徒廝養
伺候於官府之前者皆然余嘗見東坡詩有
云紅潮登頰醉檳榔并俗傳有人蠻口吐血
之語心竊疑焉余初至其地見人食甚甘余

亦試嚼一口良久耳熱面赤頭眩目花幾於
顛仆久之方蘇遂更不復食始知其爲真能
醉人又見人嚼久吐津水甚紅乃信口吐血
之說余按本草所載檳榔性不甚益人丹溪
云檳榔善墜惟瘴氣者可服否則能病真氣
有開門延盜之患彼人非中瘴食如穀粟誠
爲可笑

未至橫七十里地名古江有古江巡檢司并烏
蠻驛在焉其地有烏蠻灘甚險過此未有不
心駭鬼奪者其灘有六延亘三十餘里曰三

鬼挂舵馬槽疑壁龍門雷霹三鬼馬槽又險
之尤者瀉聲如雷徹數十里灘之上有馬伏
波廟門右以鍊索鎖木虎勢甚偉惡云不鎖
則夜出傷人過灘者必牲醴告廟下以生雞
血滴虎頭人云此灘又險又甚於閩之黯淡
灘過黯淡者懼則由陸萬一舟遇害人則無
焦

城南由大江西南上十里許有牛皮灘以傍有
大石狀若牛皮故名如吳之虎丘千人石其
大倍焉余嘗經其地登坐踰時石上隱然有

橫州二字大如數席筆畫類唐人土人浪傳
神仙所書其西有山亦秀上有百合花瀾漫
椒麓余至當盛開時香馥清遠甚可愛也
北方立期爲市謂之集嶺南則稱虛不知稱虛
之說所起及何所據土人亦不知余謂大抵
作市於丘虛間故爲之虛唐人有綠荷包飯
趨虛人之句想其來遠矣又一書云成市則
實市散則虛或未然然只是丘墟之義耳橫
州雖止十五里有村八百餘虛百餘一虛每
期貿易財貨不下數十萬陶虛百合青桐古

辣則其尤大者云

相傳學宮西北江邊有一穴每遇科舉歲當春
分前後微雨時有紫水一道涌出順流過學
門則次年舉人居多不及者止可一人有歲
直至州城門外其年中舉者六人此又甚異
於城中道遇一文身老婦因詢之云是海南人
頃歲調狼兵征勦黎賊被虜三四人賣至此
又云海內諸州黎俗生男女三日必倩善文
繪者於頭面肩頸手腕膝脛腹背周身畫成
諸花及八寶等件後用細鍼數枚挑刺出血

搽以青錠候三四日滌去則花宛然斷續處
再刺以補之至死不浸鉅族大家以之相尚
傭賤者則不敢百粵文身之地卽此是已

宋秦淮海先生嘗謫於橫罕交游城西一祝姓
老書生頗淳篤家有海棠花一枝甚妍麗淮
海每遇其家於花下觴咏盡醉而返嘗於花
下作醉鄉廣大人間小之詞尚存于石後人
卽其地建亭名海棠亭又一大橋長百餘尺
皆以鍊力爲材云宋時所建者亦名海棠數
年前建業廣琮守州改爲淮海書院余嘗至

訪遺蹟有壞碑數通漫滅不可讀後一小碑
仆於地拂試觀之乃刻晁無咎豫也云晁嘗
不遠萬里來訪淮海故存其刻後淮海得命
還卒於藤州卽今藤縣人於其卒所建光華
亭在焉

隣壤貴縣有馮姓之家世以神異顯有稱都長
者乃橫州侯興國舉人姑之夫故余得之頗
祥其家神異者世有一人立召風雨鬼神虎
豹言人禍福無不驗自蒼梧上至南寧皆敬
信不可言兩廣搖賊事之尤謹皆以祖公呼

之山峒間有拔躡者總帥委之撫安其魅率徒衆頂香盆牛酒拜迎於道云吾祖公來矣卽聽約束帖然而還馮氏之居去大龍山不遠其中皆熟搖所居每月朔望各賫香錢至其家納焉甚有牛羊猪畜者故累年不敢爲亂蓋馮力也由貴陸行往賓州必經大龍山非馮氏之車則不敢行車上有小旗爲物色其神異者率無永年至四十上下非縊卽溺而死死後遠近遂事之以爲神塑像於廟廟在貴縣北門外與家相隣廟已有十五六像

皆其元也余嘗一往觀中有宋元碑石紀神異悉如今日所謂都長之神比之他世尤異弘治間鬱林州妖賊李通保假稱馮都長作亂旗幟皆馮氏徒衆遇見賊魁若衣黃袍冕旒所居室廬皆成金碧宮殿以其術盛惑聚至數萬人官兵無如之何與賊相拒者半月一日東風甚急賊將以火攻官軍度不能遁三司諸官愴惶呼都長告急荅曰無妨待我與祖宗商量遂焚藝一香往營外望空數拜鄉語刺刺飯頃以手指畫若問荅狀言訖乃

入云無事無事吾祖宗俱在此矣可速傳令
子時蓐食丑時起營縱火依期而行賊見吾
軍舉火猶東風皆大笑頃焉吾軍呼噪而出
風反火烈賊大潰走斬獲無數都長單騎馳
而呼曰我卽真馮都長也汝輩復何遜賊衆
見之云果吾真祖公耶皆羅拜於前衆縛其
魁請降事遂平又有木山獠搖賊猖獗視官
軍蔑如總帥委都長招撫受命卽單騎引數
卒直至巢穴徒衆見之皆羅拜推牛擊羊設
酒迎款不暇惟命是從因諭衆云衆皆安業

但爾渠魁某人不可赦可隨我出見總制衆
皆唯唯其魁卽隨以出見總制訖就卽付都
長帶往梧州交割械送之京出至外其魁告
都長云死固不足言但容我暫回料理家事
卽出就獄都長與爲期縱之至期不至人盡
危之都長但云無妨明日必來旣而果然人
問愆期之故賊云吾固將叛只被馮都長放
許多大蟲咆哮圍繞家宅恐禍及妻孥故不
敢愛一死乃來耳都長年四十餘一日將自
縊親友畢集守之虞其死也侯舉人父亦在

焉忽對侯云我死三年舅舅有一難可向東
南叫我三聲頃焉守者稍懈竟自縊死三年
後侯販稻子三大船往龍州將至逢暴雨水
漲四五六遇夜舟人失守水退船閣山腰間
明蚤衆相顧愕然無所爲計忽憶都長决別
之言遂面東南再拜叫都長者三其夜夢都
長告云明日有救者至毋憂也日出時可爲
飯以待明蚤果有一人率二十余徒棹二小
舟來乃廣東商人素與侯善者云昨更深時
一人來報我云侯兄遭難於此可速往救又

云可於山中多伐連幹芭蕉自船閣處直至
水口厚以藉墊以繩索將船用一挽卽至
水中無虞悉如所指而行無纖芥損動若無
事然神異若此者不可枚舉姑以其一二紀
焉

橫人專信巫鬼有一等稱爲鬼童其地家無大
小歲七八月間量力厚薄具牛馬羊豕諸牲
物羅於室中召所謂鬼童者五六人携楮造
繪畫面具上各書鬼神名號以次列卓上用
陶器杖鼓大小皮鼓銅鑼擊之雜以土歌遠

聞可聽一人或三二人各帶神鬼面具衣短
紅衫執小旗或兵杖周旋跳舞有時奮身躍
躍至屋梁或仆於地或忽據中坐自稱爲某
神言人禍福主人跪拜於下謂爲過神少甜
復如之如此一日夜方罷人有疾者亦以此
術祈禱不卽愈至再至三至四五不已甚至
破家者有之不復更問醫藥城治間人日中
雖一二委醫亦未始不兼於此者雖士大夫
家亦然此俗又甚可鄙

其地多山產美材鑲栗木居多有力者任意取

之故人家治屋咸以鑲栗臭楠等良材爲之
方堅且久若用雜木多生蛀蟲大如吳蠶日
夜嚙梁柱中磔磔有聲不五年間皆空中遂
至傾倒其鑲栗有參天徑丈餘者廣州人多
來採製椅卓食隔等器鬻於吳浙間可得善
價吾吳浙最貴此木又有鐸木甚堅色赤歲
貢於京爲神鎗中用又有一木亦堅重其色
淡黃有黑斑如虎文故稱爲虎斑木可作小
器甚佳亦有以用藥煮作純黑色僞爲烏木
以射利其棕竹極廣瀾山巨谷皆是吾地有

祈

得種盆盎中者數竿可值一二金有採往南
京賣作扇材者材爲拄杖亦獲其地更多不
能名狀

佳

橫人相傳建文庶人遇革除時削髮爲佛徒遁
至嶺南後行脚至橫之南門壽佛寺遂居焉
十五餘年人不之知其徒歸者千數橫人禮
部郎中樂章父樂善廣亦從授浮圖之學恐
事泄一夕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
亦然遂爲人所覺言諸官達於
朝遣人迎去此言亦無可據今存其所書

好鬪彼人多畜以賭勝負甚至以鞍馬爲注
者如吾地鬪促纖然秦吉了俗呼爲了哥教
之能人言狀如雉雉而大嘴爪俱黃眼上有
黃肉鷓鴣甚多有小牝雞虞人捕賣市中五
錢可得一隻甚肥美又有綠鳩捕得亦可食
詢山間人異鳥甚多不可一一名狀

與客坐間談橫州山水佳勝必首及泄塘巖次
則謝村巖焉彼人呼洞曰巖余終以公事羈
縻不能一往後乘進

表之行軍衛官舉人諸公置酒舟中餞別乘

興一登始畢素願先至謝村方維舟村老
人率百夫列炬前導行半里皆平坡後入小
路逶迤縈繞數曲卽有巨怪石數十餘依石
轉二三曲得一絕壁若無可入處復巡一石
後方有一洞門頗寬敞入數步一小方池水
甚清徹云歲旱不涸沿池轉摺數十步乃炬
而行復轉一曲卽有小水聲常汨汨深淺莫
測洞約深數里水亦如之中白石如玉奇怪
不可言有石如老君危坐臺上人亦呼爲老
君石亦有若獅象人虎千態萬狀或如水柱

禪寺四大字在焉其寺南面江北背城殿宇
甚華美有腴田數百頃臨街店屋四三十間
歲可得貨錢百五十金今止一二僧懦不能
立利歸里長并諸有力者又傳自建文庶人
去則寺日就廢僧人不能存云

橫地多產珍異之鳥吳浙所有者不錄若烏鳳
山鳳秦吉了珊瑚倒挂之屬皆有孔雀龍州
山中甚多橫亦時或有之其烏鳳狀類繪家
畫鳳色黑如雅翎腹皆淡紅長頸紅冠喙脚
俱赤有距山鳳狀如烏鳳色具五彩若今繪

者但尾稍短其聲甚惡好食蛇二者以其類
鳳故以鳳呼范石湖桂海虞衡云山鳳狀如
鸞鴈嘴如鳳殊未然又云巢兩江深林中有
如雄者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於巢竅以飼
之鷺乃發封殞則窒之而死又余所未知也
倒挂小巧可愛形色皆如綠鸚鵡而小略大
於瓦雀好香故名収香倒挂東坡有倒挂綠
毛麼鳳之句卽此珊瑚鳥比畫眉差大彼皆
寫珊瑚二字不知何義余謂以其珍貴故耳
或別有名考諸埤雅爾雅皆不見錄然此鳥

下垂亦有自地涌出上插者行半復有一岐
石入亦深廣至盡處極高曠頂有一穴光射
洞中明朗可愛人云其小水中產嘉魚至九
十月自穴出大江人從穴口捕得甚肥美人
極珍貴地里誌載云蜀夔府達縣雅州與漢
中沔縣俱有丙穴產此魚獨不云橫其穴亦
宜以丙穴呼可也遊畢還舟渡江行里許見
一山巋然於平曠中卽蒞塘巖也陸行皆叢
楚榛莽中有小蹊乃前村老輩率人新糴入
者約數百步有巨石磊塊塞洞口巡石環走

得入洞處中甚寬廣明朗四圍及頂皆有穴
透入日光中多奇石色青翠若所繪金碧傍
升一石有若磴數級卽一小路巡石壁而行
縈繞數曲一石隙可上地亦平曠其西有牕
數處可以下窺先所入處復於其上有一石
如舌下垂人呼爲龍舌石遂索一梯自龍舌
攀而上得一門入復平曠如前以入洞時計
此第三層也余遂索筆大書重樓洞天四字
於上傍亦有一門出得平地一區若露臺下
視甚高峻四望亦曠遠長江若一練帶圍遶

遠近諸山如列屏障此又可愛諸公於洞中
盡醉出至江滸而別

吳浙農家甚勞橫之農甚逸其地皆山鄉有田
一坵則有塘潴水塘高於田旱則決塘實以
灌又有近溪澗者則決溪澗故橫人不知有
桔槔每歲二月布種畢以牛耕田令熟秧二
三寸卽插於田更不復顧遇無水方往決灌
略不施耘盪鋤之工惟薅草一度而已勤者
再之薅者言拔去草也至六月皆已穫每一
畝得穀二石者爲上此亦習於逸墮而不力

耳又有畚禾乃旱地可種者彼人無田之家
并猥獯人皆從山嶺上種此禾亦不施多工
亦惟薈草而已穫亦不減水田彼又不知種
麥之法故膏沃之地皆一望蕪莽不顧余詢
之云亦嘗種遇熟時不伺曝乾卽鞭淨貯之
噐圃彼土又多濕熱皆黧爲紅黑色食皆無
味或有食卽嘔吐成疾遂云地不宜麥故皆
不種殊不知收時須曝令乾甚方貯之無不
美者余備寫種收之法示之各村虛間亦有
人種矣

橫州城中有魚塘三百六十口郭外并鄉村倍
之大者種魚四五千小者亦不下千數故魚
甚賤騰貴時亦斤不滿六錢江河間魚亦不
少其品與吳浙所產不同一種名谷魚類鮎
與鮓味亦肥美余甚愛之又一種名鈎魚狀
類鮓身少匾其唇甚長垂下數寸味皆在此
故俗有喫着鈎魚唇不惜老婆視之語又一
種名竹魚其色如竹青翠可愛味亦佳魴魚
極多甚美有重十餘斤者鱒魚烏蠻灘下甚
多灘上直抵橫以上一帶皆無嘉魚惟謝村

巖江邊里許則有魚皆無之又有余所未見者又不知幾種鯉鯽等皆與吳浙同

橫州雖爲殊方僻邑華夷雜處之地然亦歲有一二節序可觀遇端陽前初一日卽爲競渡之戲至初五日方罷舟有十五數隻甚狹長可七八丈頭尾皆刻龍形每舟有五六十人皆紅衣綠短衫裳鳴鉦鼓數人舉旗一人餘各以槳擢水其行如飛二舟相較勝負迅疾者爲勝則以酒肉紅帛賞之其負者披靡而去遠近男婦老稚畢集江滸珠翠緋紫橫炫

奪目或就民居樓屋或買舟維綠陰間各設酒歌鼓歡飲而觀至暮方散中秋城中郭外之家遇夜必設一大月餅宰白雞魚肉盛陳瓜果至十餘品者或於通衢或於院落間一家之內無間老幼皆集所設處拜月歡飲簫鼓謳歌聲聞遠近達旦方已雖家貧亦不廢此二節甚佳吳浙所不如此地之俗多可鄙賴有此耳

其地人家多畜牛巨家有數百頭有至千頭者雖數口之家亦不下十數時出野外一望彌

漫坡嶺間如蟻故市中牛肉四時不輟一革
百餘斤銀五六錢馬亦多產絕無大而駿者
上產一匹價不滿五金又有海馬云雷廉所
產大如小驢銀七八錢可得一匹亦有力載
負不減常馬家畜一匹或數匹漢厩中有果
下驢高三尺卽此至如驢騾地素不產人皆
不識其地猪甚肥而美足短頭小腹大垂地
雖新生十餘日卽肥圓如匏重六七斤可烹
味極甘腴人甚珍重延客鼎俎間無此不爲
敬余初不甚信鄉士夫烹以見餉食之果然

吳浙人愛食犬呼爲地羊小猪之味過於地
羊遠甚又所畜羊皆黑色若蒼色者人亦異
之余嘗於坐中談及吾地白羊人以爲駭若
吾地異黑羊也

有菌甚鮮美作羹其味未有逾於此者雷過則
生須疾採稍遲非腐則老故呼爲雷菌亦有
曝乾作腊雖佳不如鮮烹者遠甚予謂卽滇
南之雞棕燕窠之屬但此物不多產耳

醫家有名蛤蚧者乃一甲蟲其地甚多狀類蜥
蜴守宮之屬多生城垣串樓及人家墻壁間

其物二者上下相呼牝聲蛤牝聲蚶累日情
洽甚乃交兩相抱負日墮於地人往捕亦不
之覺人以手分擘雖死不聞人得之以搗熟
草細纏定鍋中蒸過曝乾售人煉爲房中之
藥甚取效尋常捕者不論牝牡皆可爲醫獸
方中之劑也

余暇日與馴象殷指揮貫左州李太守欽承侯
舉人嘉祥間談偶及諸土官風俗飲食燕遊
起居甚爲可鄙各處者皆同其飲食烹飪與
華人不類蛇鼠山百脚蚯蚓蜻蜓皆以登饌

更喜木蠹白大者爲上品又以牛羊脾上黑
膜焙研細雜以椒鹽蘸食諸肉婦人不纏足
不穿底衣裙至十數餘幅甚長拽地尺餘以
多爲禮衫甚短髻用髮挽成大與頭等上着
笠笠上飾以珠翠金寶性甚淫亂又言田州
太守岑猛云漢岑彭之後其人豪滑狠鷙好
殺恃人馬財粟之盛故恒不法無理殷嘗爲
總帥府旗碑官屢至彼土故知之詳遇總府
差官賚旗牌往彼調兵有至一二月不出承
命之人飲氣不敢出一言蓋恐其加蟲毒之

類中傷之也歸則總府責在旗牌人負甚至杖一二百屢有至死者又將此輩置之法外忿詈略不之加遂各相效尤各土官又畏其強遇有調不敢輒出差人往彼請命及伺動靜彼若有期因其期亦出彼不之動亦不敢動其跋躡不恭也如此正德間發人馬十餘萬掠龍州知州皆逃匿劫去金銀寶貨鉅萬殺虜男婦無算蓋龍州甚富人馬不及耳其龍州例委指揮一貞率四十軍歲在彼把守遇掠後聞諸當道達於

朝下按御史轉行監司諸官案問其把守指揮坐以失機處死至今未釋龍州知州罰米二百石岑猛令其立功贖罪此不知何律恐軍門別有條例余所不知抑恐諸公慮其激變姑事姑息之典但以四十人禦十餘萬衆而加以失機之罪恐不能服輿論耳弘治間其族有岑浚者爲思恩知府亦不法無狀然未若此之甚卒至剿滅彼岑猛者若不復鑑岑浚覆轍吾見其覆戒可待矣

人稱猿通臂嘗讀埤雅爾雅稽諸簡冊亦然或

云臂通肩余未見爲疑攝州事時一日總鎮王太監移文下州差人捕猿入

貢余因檢轍凡打捕例皆南鄉人遂召南鄉村老諸人告之衆唯而去旬日餘村老一人來告云承捕猿之命已號召得三百餘夫合圍得一小黑猿於獨嶺上二日夜矣乞批帖督隣村益夫二百盡伐嶺木則猿可獲余遂如其請三數日昇一猿至予驗其形似皆如諸簡冊所云但無通臂之說恐別有種復詢諸土人云惟長臂者爲猿其類雖非一皆短

臂蒼毛者烏得爲之猿何嘗更有臂長逾於此者余深然之著書之人何謬誤如此又有入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毛色轉黑爲黃潰去其勢與囊卽轉雄爲雌遂與黑者交而孕余未深信後遇總鎮府一人云府中嘗畜一黑猿數年忽轉黑爲黃其勢與囊漸皆潰去遂與黑者交以爲異事後知雄化爲雌乃固然者方釋其疑此又諸簡冊所不載猿善攀援跳躍迅捷如飛又必衆夥圍守伐木以斷去路乃能致之母惑乎五百人以旬日之

勞僅得其一也又馴象鄧指揮家昔有山子
人獲一猿來獻面黑身白惟頂上有黑毛如
指闊一縷直至脊盡處有人云猿初生時黑
至百餘歲漸成黃而爲雌又數百歲方變爲
白其有黑毛自頂貫脊又異然則唐人之詩
有云黃猿領白兒亦謬矣初生之兒豈有白
者余州所獲猿因

今上罷貢珍異故不用予遂携歸畜之三數年
甚馴擾忽疾作而敝瘞小橫山側與鶴冢相
並

山中產蚺蛇大者長十餘丈能逐鹿食之士人
捕法採葛藤塞蛇穴徐入以杖蛇嗅之卽靡
乃發穴出蛇繫於葛繩鬻而烹之極腴售其
膽獲價甚厚其脂着人骨輒軟及能萎陽終
身不舉食鹿骨角隨腐本草諸書皆所未載
余甚異之今江南得其皮以爲樂器刀劍之
飾

有物狀如蝙蝠而大如雅遇夜則飛好入龍眼
將熟時架木爲臺於園至昏黃則人持一竹
破其中擊以作聲駭之徹曉而止夜復然彼

人呼爲飛倉余偶閱溪蠻蓐突中載麻陽山
有肉翅而赤者形如蝙蝠大如野狸婦人就
蓐藉其皮則易產名飛生子謂卽飛倉也橫
人譌生爲倉蓋聲相近云

廣西橫州乃舊合浦郡也余竊祿于茲見
其風氣絕與吳浙不同故每遇事必細詢
之不倦是以郡內山川出產民情土俗頗
得一二在官二百五十日以母老去家甚
遠恒邑邑不自安遂

請終養還居常與賓客樽俎間每有談及治

內事者余性踈懶又拙於應對故暇時憶
一事則書一事於故楮積久成帙錄而入
梓或有間及則以一帙呈焉以代口舌題
其首爲君子堂日詢手鏡君子堂者郡廨
側燕息所也嘉靖改元秋吳興白鍊道人
王濟謹識

圖書

易函
氏文房

